

新世紀叢書
藝術



近代中國畫家論

大師的心靈

何懷碩先生紀念文集

懷碩三論

畫家論

何懷碩◎著



大師的心靈



大師的心靈／何懷碩著。--初版。--臺北縣

新店市：立緒文化，民87

面：公分。--(懷碩三論。畫家論)

ISBN 957-8453-46-9 (平裝)

1. 畫家-中國-傳記

940.988

87012283

大師的心靈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何懷碩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行政主編——吳燕惠

編輯——曾美鳳

行政——陳妹伊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62號1樓

電話——(02)22192173・22194998

傳真——(02)22194998

E-Mail Address:ncp2000@tpts1.seed.net.tw

劃撥帳號——1839142-0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426號

行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99490 傳真——(02)27995284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0巷30弄25號1樓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940.00.001

ISBN 957-8453-46-9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87年10月初版 一刷(1~4,000)

The Master Mind-on Artists

Copyright © 1998 by Ho Huai-shuo

Published b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480元



The Three Contemplations of Ho Huai-shuo
The Master Mind
—on Artists
by Ho Huai-shuo

《大師的心靈》所要評介的畫家，
可以說是近代中國藝術界的文化英雄。

他們當中，有的從傳統中躍起，取精用宏，
振興抉發，企圖使傳統起死回生；
有的由域外引進新思想、新方法，開創一個新局面；
有的融鑄中外精華，撮配孕育，以期新品種的誕生。

他們的奮鬥與功績，也是中國現代化歷史性的勳業的一部分。
絕不能狹隘地把他們僅僅局限於繪畫或藝術的範圍來品評，
同時更應該從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歷史中來認定他們的地位。

書名由余光中先生英譯

《懷碩三論》 卷前語

感承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熱誠敦促，為我策畫出版《藝術論》（分上、下兩卷）、《人生論》與《畫家論》，合稱《懷碩三論》（一共四冊）。

《懷碩三論》正好包括了我過去三十多年所寫主要的三類文字。《藝術論》：上卷《創造的狂狷》，下卷《苦澀的美感》是我的藝術思想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觀念性論述文字；《人生論：孤獨的滋味》是我在人生行旅中種種品味、發見、感想與思索的文章；《畫家論：大師的心靈》則是我對鴉片戰爭以來這一個半世紀中，中國最傑出的大畫家的評論。

《懷碩三論》涵蓋了我的人生、思想、心靈活動的全領域。這是我三十多年來心智情思訴諸文字的成果。另外訴諸筆墨形色的則是我的繪畫創作。對我而言這兩方面其實是相輔相成，是行者的兩足，是飛鳥的雙翼。藉着它們留下我生命活動的雪泥鴻爪。在

藝術論中我對藝術的鍥而不舍的追索，在人生論中對愛情與人生的品味吟咏，在畫家論中我努力潛入第一流天才的心靈中去探測，與在繪畫創作中以視覺意象表現我對人生宇宙的發見與感受，都是同一個心智情思苦心孤詣的呈現。

寫文章我很有興趣，編書出版則視為畏途。尤其在這個花花綠綠的出版品泛濫成災的時代，市場的競爭乃至所謂排行榜令人落荒而逃。但是我過去出版的書早已絕版，近十年又不出新書，因此心中常帶着辜負了朋友與讀友的歉疚。遂發願將舊文與新著重新嚴格篩選、編輯、修訂，去蕪存菁，便成了這《懷碩三論》。

出版了許多世界學術名著的台北立緒出版社惠然肯予出版這四本書，不免感到與有榮焉。事實上如果不是出版社諸位的熱誠與鞭策，還不知拖到何時。我對立緒文化出版社的心意，實在不是感謝兩字可以表達。在此也對三十年來與拙著神交的朋友致謝。

余光中先生為四本書英譯書名，一併表示感謝。

一九九八年，戊寅穀雨·台北

〈自序〉

畫家論·大師的心靈

自從近代中國書畫家的作品在國際藝術拍賣公司列為拍賣品，漸漸有了國際市場，中外收藏家才興起收藏中國近代書畫的熱潮。我在本書〈緒說〉中說，如果不是外國美術博物館與拍賣公司的重視，中國近代書畫的價值與價格不要說與西方近代繪畫作品有天壤之別，就連與中國明清的瓷器工藝來比，也不能相提並論。這是很值得深省的事。

國際藝術拍賣公司使近代中國書畫有了市場；市場價格的貴賤才使中國社會大眾與收藏者逐漸認識到書畫作品水準的高低。「大師」、「名家」與「小名家」的差距才逐漸有較清晰的層次之別。這些都只是最近不到二十年的事。

與之相應的書畫家評介、書畫作品的鑑定、藝術品投資與書畫市場的「指南」遂日益發達，已有的出版品令人目不暇給，一時間，「專家」應市而生，盛況空前。濫竽充數

的「專書」與「專家」也不在少。

這本拙著不專為藝術收藏與投資者而寫。遠在許多急就章的「藝術投資指南」上市之前，我早已開始寫作此書，延擱到現在才出版是因為懶惰的緣故。這本書寫作的醞釀期之長，更出乎想像之外。因為這八位大畫家是我從十多歲認識他們的作品以來所仰慕的對象。如果說醞釀了四十年才寫成此書也不為過。本書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把我所認知的近一個半世紀（也即從近代史的開端，清末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大畫家指認出來，並對其人其藝發表我的看法。因為我自己是承接這些前輩大師繼續追求中國繪畫現代化的畫家，我對歷史不能沒有自己獨特而深入的見解。這些見解，一方面為我自己批判地接受前人遺產釐清方向，決定取捨，以吸取營養與教訓，一方面也把我個人主觀的見解交付歷史，以供後人參考與再評判。

所以，這本書不像其他畫家評介的專著一般，設定題目去做文章。而是從我個人的藝術觀念出發，去評價歷史人物。正如太史公司馬遷以他的思想去判定誰放在「世家」，誰放入「列傳」一樣。沒有一本歷史評論不是主觀的「一家之言」，問題只在於此「一家之言」能否禁得起時間的考驗。或為泡沫，消失於未來歷史的長河中；或為砥石，「江流石不轉」。

「在畫家論中我努力潛入第一流天才的心靈中去探測」（見本書〈卷前語〉）。我一方面在寫這一百餘年來少數天才的功業與光華，一方面也流露了我對近、現代乃至明日中

國藝術的見解與展望。

遲至一九八六年因為《文星》雜誌復刊，在蕭孟能先生的催促之下，我才擺脫懶惰，發願寫這系列評介文字。後來《文星》旋即停刊，我只寫完論徐悲鴻。一九八九年九月林風眠畫展在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同年寫李可染是為台灣錦繡出版社李可染畫集作序，十二月李可染突然逝世，該文略微增改發表於《中國時報》；一九九二年為天津與台灣錦繡出版社合作出版傅抱石畫集作序，一九九三年歷史博物館舉辦傅抱石畫展，因而寫了〈論傅抱石〉一文。因為有上述各種被邀約的原因，才匆匆寫了林風眠、李可染與傅抱石三篇。因為報刊的需求，這三篇在篇幅、體例與其他方面都與前五篇不大相稱。最近數月，這三篇文字重新改寫，合前五篇一共八篇。八人之外，優秀畫家還有好多位，如何取捨？頗費思量。終於以原來評斷原則，決定採最嚴謹的標準（見〈緒說〉）。所以，此書是一個斷代史中最高代表性畫家的評論，不是一般泛泛的「名畫家評介」。

這八位沒有一位不是我從少年時期就景仰的大師，他們今天普遍得到公認，我心中更有驕傲與欣慰。因為三十多年前我與同儕說傅抱石、林風眠等人是近代中國第一流中國大畫家，常受到訕笑。而那時台灣藝術界連黃賓虹、傅抱石、林風眠、李可染的名字也沒幾人知道。而回首前塵，許多數十年來聲名大噪的畫家，到今天有的已經褪色，有的差不多被人所遺忘。

不過，有很特別的一位畫家，過去我從來沒有認定他是近代中國第一流畫家，但是

近二三十年來他聲譽日隆，兩岸及海內外評論家、收藏家及藝術市場等行家都認為他是第一流畫家，甚至是第一流中的頂尖一位。這似乎是我唯一「看走眼」的畫家。他就是張大千。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張大千算不算第一流藝術家？我的回答還是否定。不過我要略加解釋。通常我們認定一段歷史中少數人物為某一專業中的第一流人物，不只是表明他的優秀，而且著重在他具創發性成就而為時代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希臘的三大哲；文藝復興畫壇三巨匠；明朝的沈文唐仇等。代表性一方面是指具備時代精神突出範例的特質，另一方面是個人特性所發出無可取代的魅力。以張大千為例，他雖然在中國傳統繪畫古今技法的掌握是第一等的能手，但在時代精神與個人無可取代的獨創性上都沒有代表性。因為他是復古派，他的優點與魅力大半是取自前人。所以張大千是極優秀的畫師，卻不是第一流的藝術家。

為什麼在對張大千的評價上我與大多數行家差異如此大呢？一言以蔽之，那是對於藝術的真正價值判斷上認知差距的問題。

大多數人佩服張大千，第一是他的萬能。不論山水、花鳥、人物；南宗與北派；工筆與寫意；從古代的敦煌到明清的文人畫；水墨與設色，淡彩與重彩；院畫的工整與遺民畫家的亂頭粗服；最後還有跟上西式時髦的半抽象潑墨潑色，他都無所不能。第二是功力之深。他學習、模仿古人，學誰像誰；製作贗品幾可亂真，甚至行家大老都被他瞞過。第三是他為人四海，一生交遊廣濶，名氣特大。名公巨卿，政商學軍各界，都是座

上之客。很少權貴家中沒有他贈送的畫作掛在中堂。的確，媚俗與投其所好可以在現實社會中成為名家，但卻不是一個真正的大藝術家必經之路。除第三點之外，第一、二點是張大千技藝上過人之處。他確具備畫家技能上最卓越的功力，在畫史上也難得一見。

可是，畫史上第一流藝術家更重要的條件是與其人格統一的，獨特創造的個人風格，而不是多項技藝的總和。而且藝術家的獨特風格必顯示了時代的精神與對民族文化的發揚、拓展的貢獻，以及個人對宇宙人生獨特的看法。張大千是傳統的畫師，今之古人；他筆下彙集了古人最甜美的筆墨，以製作視覺上最圓熟優雅的圖畫，他是裝飾畫的巨匠，但只是古書畫「集錦」式的匠家；他摹擬古人即使幾可亂真，但沒有開創新路的抱負；而他個人長期自外於民族的苦難，做一個享受錦衣玉食的高蹈逸士，他的藝術便不能為時代與人生做見證；他的趣味、美感、巧藝都承襲自前人，他的藝術中沒有他自己鮮活獨特的人格。至於晚年的潑彩，一方面是西方新潮粗淺的移用，另一方面他還脫不了傳統山水的格局。從他潑墨潑彩的畫面上免不了以樓閣亭台、水草、崖石等來收拾殘局，可知他並沒有經營新形式的企圖與能耐。他還只是復古派的大匠。他在中國社會贏得這樣崇高的聲譽，正反映了中國社會對藝術真正的價值認識不充分的積弊。萬能、廣博、精妙的功夫，是一個優秀畫家必要條件的一部分，卻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充足的條件。張大千學八大山人幾可亂真，但八大是政治異議分子，是痛苦悲憤的遺民。張大千所能模仿究只是古人的形式技巧而已。張大千學古代名家，雖可令人歎為觀止，但他的畫中

沒有個人獨特而強烈的人格精神。所以他學誰像誰，恰恰是他缺乏藝術中本來最不可喪失的「自我」的證明。

近代百餘年來優秀的畫家還有許多，而代表一個時期的第一流藝術家就只有少數幾位。藝術的技巧不等藝術的價值，藝事之能與獨特創造是兩個不同的層次。這本《畫家論》體現了我對藝術的價值判斷嚴格原則的堅持，未來的歷史將驗證我的見解與判斷。

何懷碩 一九九八年八月於台北

《懷碩三論》畫家論
大師的心靈

【目錄】

《懷碩三論》卷前語
〈自序〉

緒說 1

蒼頭異軍 2 1

任伯年

熔數千年金石碑碣鑄成苦鐵 6 5

吳昌碩

尋常巷陌起高華 1 1 3

齊白石

蒼拙古奧，渾厚華滋
黃賓虹 159

汲西潮以沃中土
徐悲鴻 205

慷慨悲歌，逆風孤鶩
林風眠 251

解衣磅礴，縱橫排奐
傅抱石 303

黑雲壓城欲摧
李可染 353

何懷碩著作目錄

緒說

話說從頭

先從一個故事說起。

一九六四年，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看到台北市南海路一家裱畫店牆上裱了一幅傅抱石的斗方人物畫，不禁怦然心動。裱畫店老闆告訴我，如果我有新台幣八百元，可以賣給我。可憐當時東挪西借，我竟無法籌得八百元來。後來聽說為專仿齊白石畫某姓李的傳統畫人買去，加上微利，轉售給了洋人。這一份懊惱，到現在還不曾釋懷。幸好當時裱畫店老闆讓我留下這幅畫的照片，到今天還能慰情聊勝於無。

那時候八百元是一個小公務員一個月的薪水。當時台北許多「國畫大師」的畫，每幅都要幾千乃至幾萬元。而近代的畫家，名氣較大如齊白石、徐悲鴻，每幅不過幾百或上千元便可買到。那時候傅抱石的名字陌生得多，八百元算是高價。

我說這個故事的目的在說明並藉以引申：

第一，近代中國畫家有哪幾位真正的大師，我們社會上近十幾年來才略有所聞。而且，如果沒有域外（西方及日本）的收藏家、評論家、博物館、研究機構、近代美術史家及藝術拍賣公司乃至市場價格的「提示」與「刺戟」，我們貿然不知。

其次，近代歷史的斷層，使我們對藝術的鑑賞目光如豆，心胸閉鎖。來台的老一輩

畫家，根本不願意評介宣揚近代以來第一流中國畫家的成就。來台的「大師」們樂得關起門來，序齒排輩，劃地自雄。為建立門派，遂廣收徒眾，佔據要津，稱霸一時；學徒們則選擇當時得令，聲勢浩大的門派，依權仗勢，爭為「主流」。這數十年來，「大師」因時勢興滅相嬗相替，學徒們則如一批批不同番號的「藝術部隊」，換手接班。學習藝術的青少年一代，既無從知道近代中國繪畫的真相，缺乏鑑識藝術品高下的眼光與能力，便不可能承接近代精英，發揚光大；奉一家一派為圭臬，不啻自囚籠罟。

第三，我們很慚愧，對近代中國畫壇上真正的大師的認識，卻是在域外人士的「提示」與「刺戟」之下才有了一點後知後覺。到今天，我們尚且不會有公立的博物院或博物館、美術館用心於近代第一流大家作品的收藏。我們想想，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腐敗的滿清皇朝，但那個腐敗皇朝卻留給我們一個珍藏民族藝術精華的「故宮」。而我們進步的民國，竟完全無意為子孫後代收藏清末民國以來近代民族藝術的傑作，如何對得起我們的祖先與後代！我們要知道，現在趕緊收藏近代名迹，已為時稍晚，往後必更加困難。很多外國美術館與私人收藏家的眼光與魄力，非常「可怕」。他們買第一流中國近代作品的大手筆，實在使我們既喜又愧。

最後一點，由於歷史斷層的荒謬，以及我們自己的忽視與蹉跎，阻抑了中國繪畫創造發展的進程，也廢置了近代到當代繪畫的研究。近代到當代繪畫的原作品、圖片及可靠的文字資料幾乎都是空白，直到最近才有少數收藏家受到洋人影響，開始重視近代作